

北夢瑣言
二



北夢瑣言

(二)

孫光憲纂集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北

夢

瑣

言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孫 光 憲 纂 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 印 刷

北夢瑣言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尙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牙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翺輕傲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秦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翺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龔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

檣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蔣腳他皆類此雖生

嘲咏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咸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憤一作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一作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筆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卽諱福歟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尙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

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遂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賀，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鑲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哈。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一作變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有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鵬挽鈴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鵬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鵬所在捕之。其鵬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基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基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基請饒一路。滑生基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基客。天帝命我取公著基。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基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一作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姪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姪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

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鱸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穩。免勞控制。唯驢庶幾也。旣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驕。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驢。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

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

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閣阜觀。遇脩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卽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侶附蘇

唐咸通中。龐助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助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助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刀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助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助曰。此卽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爲。尋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尙書。諂一作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

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侶爲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轡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鵞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爲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卽爲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閤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頗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

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爲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卽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廬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淳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娣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

與春花個個能嚙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步步。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搗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卽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慙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旣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牙僑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卽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裏鶴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旣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鶴。薛公祇對。盛言鷺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鶴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須愛惜。果一作以紙裏。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遂巡所由謝伏。一作于階前。

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味。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燬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

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己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卽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旼虛誕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祕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

聞得一作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俚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卽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銜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尙存點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穎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